

这一年，我们在台湾



2015年上半年，我作为海峡财经学院103位交换学生的带队老师在台湾东海大学。赴台前的一个晚上，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依依惜别，眼中泪光，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在台湾的半年时间里，我和103位交换学生一起，学习不一样的课程，发现不一样的景致，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学习

台湾东海大学自1955年创校以来，以有教无类、尽心尽力、海人不倦的办学精神，不仅以追求真理为基本要务，更着重力行实践。我们所在的财金系的教师，他们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比较注重与社会的结合。比如投资学这门课是以小组报告的形式开展的，报告的主题以投资发展趋势或投资大师的分析为基础，需要同学们自己收集资料，在学生报告的过程中，任课老师只是引导者，理清学生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同学们把收集到的

资料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每一个同学都是课堂的主体，都可以平等的交流、自由的表达、积极的分享。很多教师都有企业服务或者兼职的背景，比如两岸金融的任课老师是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课堂中旁征博引，案例分析也都是最前沿的资料，让学生们在课堂中开阔视野，收获颇丰。同时，系里的老师对我们的学生倍加关怀，比如帮助我们办理了借书证，我们也很可惜因为台风的原因提前了日期，而错过了系里老师为我们的学生精心准备的欢送会。

发现

东海大学是公认的台湾最美的大学，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是全球十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劳作教育”是东海大学的教育特色，其宗旨是引导学生通过每日身体力行的校园环服务，学习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以及学习关怀环境，并藉由这个平台强调团队合作、自律负责、凡事彻底。我们的18位同学

有幸加入了东海大学的劳作教育，每天清晨七点开始，我们的学生就赶赴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文理大道、校长室这三个区域和东海大学一年级学生一起打扫校园，参与劳作。在劳作的过程中，台湾的学生不忘跟我们介绍东海的历史，台湾的衣食住行，增进了我们对台湾以及东海大学的了解。如果将每天的劳作拆解开来，我们发现整个过程是由许许多多的小事所组成，包括是否按时出席，是否能完成工作、与人互动情形、扫具摆设等，无一不是小事，处理这些小事的态度和成效，让我们的学生明白凡事从小事做起。在劳作结束后，东海大学的劳教处举办了“陆生劳作教育心得分享见面会”，劳教长对同学在参与劳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肯定，并给我们的学生赠送了特别制作的纪念服和明信片。

体验

在台湾，节假日的时候，同学们背起行囊，享受

台北，品味台南，领略高雄，漫步垦丁，感受东海大学沐浴在晨光之中的路思义教堂，方能科技大学繁华而忙碌的云端航空城，中原大学夜晚灯火辉煌的图书馆，每个地方都散发着不同的风情，值得细细品味。让同学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台湾的文化氛围，去饭店吃饭付帐时，老板对你说“谢谢”；7-11，family-mart买东西时，店员对你说“谢谢”；去办公室借东西时，工作人员对你说“谢谢”；去图书馆借书时，工作人员对你说“谢谢”；去公交车下车时，司机对你说“谢谢”，这种相互谦让、文明感恩的氛围让同学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台湾人对工作热爱与认真的态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同学们每天买的便当就可以发现，每一份便当通常要十几分钟，他们做的便当不仅美味，而且品相很好，不管价钱如何，利润多少，他们都会做的很认真，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都是很真诚的，不是职业性的微笑，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在台湾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最简单的幸福，那就是

享受生命的过程，他们热爱工作，就像热爱美食一样，我想我们也应该放慢脚步，去享受生活的每一个过程，热爱每一份职业。

感恩

辅导员是一个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在台湾，同学们和我住在同一栋楼里，我们经常相互串门，聊聊人生，聊聊未来，聊聊社会，一起去听听课，跑跑步，这样的生活会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感恩我在江夏，在海峡，因为和学生之间有离别，有相聚，这份感情才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才会倍加珍惜大家相聚的日子。这一年，我们在台湾，在东海大学，学习了不一样的课程，发现了不一样的景致，体验了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海峡财经学院 王薇)

卷热浪慢慢地从街对面杀气腾腾地壮大起来时，没有漫天的尘土和腥红的杀戮，却掩耳掩鼻地灌一腔干燥的暑气和生长与腐烂的夏季气息进来。盛夏的序章从街角卖廉价仙草的吆喝声中热闹地拉开帷幕。我们走进了盛夏。

朽锈的空调公交车行走在城乡间未修整平坦的公路上，窗外颠簸的风景从厦高楼逐渐变成废弃的石料和荒芜的草地，再是密集却实在不堪入目的郊区楼盘。父母便是这工地上挑水砌砌的工人。

妈穿着厚重的泥靴已经在暂住的空店面前，原本有些肥胖的身材像用立体版的修图软件PS过一样消瘦许多，却粗心忘记使用美白效果反而让灼烫的夏日阳光涂黑棕脸的滤镜，向来有洁癖的她也任由灰黑的污渍沾染在衣服上。我未来得及说一句话来总是先我一步的怜悯，儿子你又瘦了啊。

十几天前动车驶进这座繁华都市时我满怀憧憬，找工作找房子，虽有波折终究是顺利找到工作，工资不高，扣去房租还可攒下一笔小金库供自己支配，想来便是乐滋滋的。于是便和同伴一起买了一堆的零食以备不时需，并预先吃了一顿丰腴庆祝。

纯体力劳动并不难，只需不停地重复单一的动作，像是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按部就班地完成每一个步骤。我们曾为自己对这类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强大适应力而沾沾自喜，似乎就业和社会也并不像前人所描述那般令人自信、灭人希望，甚至尊严，反而是以和善的面目对待涉世未深的我们。直到设定好的程序不再拥有高效率，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错误和重来。

精力和热情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能够人为地设

盛夏光年

置，我们夜间休息的时间一天一天地提早，却再也补不齐开始的“HP”值，再也也没有最初接触工作时那般满是幻想和快活。习惯了晚睡的我躯体早已倦怠，精神却依旧在深夜里疯狂地咆哮。一闭眼脑海里便自动地浮现坐在机台上不间断的重复，嗒嗒嗒嗒嗒，于是连前一秒还叫嚣着的精神都要妥协。

最终我们还是缴械投降，对外宣称工资和付出不对等，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身体的本能抗拒。那英雄雄赳赳地坐着动车直插这座城市的心脏，十几天后却灰溜溜地晃悠在公交车上退出这些繁华，同伴的家人责怪他是少爷任性，而我在已经做好受责备的准备时迎来自我，儿子你又瘦了啊。带着一身的污渍和脸上难掩的疲惫。我从妈手里接过叠得齐整的回家的生活费，鲜红的血色辛酸而骄傲地笑我。不能够耽误工作时间多说话，她交代几句就回到烈日下搅和沙子水泥，阳光依旧是毒辣的，烤红了她的脸颊，但她仍是笑着给我充满的宽慰。

同伴总结这一趟都市工作之旅，租房吃饭交通和其他开支，外加丢了一部手机，两个人领的微薄工资抵上，也只能是负。“我们像两个一路边玩笑边讨生活的人，临了被人狠狠地打了个耳光。”

可是我们被打了耳光之后，又是一路玩笑着过余下的长假假期。我说。而这个夏天里蓬勃生长的新城，楼房拔地而起，新苗植了绿枝，却有一群人在最繁华的光景里一天天地老去，任岁月向他们的肩膀。

马上就到最炎热的时候了。(公共事务学院2012级 刘世昌)

每一段旅程中都有高架桥，每一座城市的交通也有高架桥，我喜欢有高架桥的旅途，喜欢高架桥上的风景。

风渐渐地吹开了距离，云慢慢地舒卷了远方，我们背着思念和不舍，向着未知领域索履以往，一段旅程在家与学校之间架起，这次坐的是汽车，几分钟后就但见流水淡，碧天长。高速公路平坦直溜，车稳健前行，思念的距离也被缓缓拉长，耳机中的音乐翩翩起舞，夹杂着一丝躁动半点无奈，转眼瞬间恢复平静，像暂时没有风暴的海洋。总要向前看，何必必光溜溜暗风像雨又像雾的被时间推着走的快乐年华，正所谓“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年轻人尽可观海弄潮，择流而居。拖泥带水不是好的选择。

过去的山路十八弯，颠簸流离变成故事被爷爷辈们谈笑风生，变成历史幻化柏油工人们翻涂，变成文字铭刻某处永不磨灭。家乡是个小城，山是浓抹，水是淡妆，总是相宜。300分钟里经过的高架桥数十，看见的是水弯弯，日头折射水湖中，略有“水光潋滟晴方好”之意，更多的是重山叠谷的，像陪在白雪公主身边的小矮人，只是数量较多罢了，形状各异，千姿百态，近看有被人类拦腰切割的白黄截面，远看有蒙着千色

越单纯越幸福

无论何时，请你都像一杯白开水，温柔得刚刚好。——题记

不言盛景

满眼都是绿的，满眼都是蓝的。每一笔鲜丽的颜色都被毫不吝惜地写在这里。我们的学校也将我对大学的憧憬填满得踏实。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美，坐在月牙湖边晨读。草叶上星星点点的潮湿沾在我们的衣服上，也湿润了我们本来干燥的梦想。我们怀揣那些还未发芽的种子，来到这里，渴望这里的阳光和土壤将我们的梦想慢慢滋养，让它茁壮成长。飘在去图书馆路上的桂花香，若有若无，忽浓忽淡。不论你在哪，香味都这样缓缓地飘着，不隐藏不招摇，稳稳地吐露芬芳。这里的味道混合着书香，沁人心脾，也将心里的焦躁不安被轻轻抚平。就是这样稀松平常的小事，小景让人动容。它们的温柔慢慢渗透进骨髓，在一颦一笑中，将我们感动。

太美的景色大都是凌厉的，危险的，妖娆的。它们越美丽，我们就越要逃避。就如三毛向往撒哈拉的辽远和神秘，她带着她执着的爱在撒哈拉的怀抱中激昂

和家里人打电话闲聊时说起左邻的老阿婆已经永远地谢世，而右舍年轻的阿婆也随着丈夫的去世而迅速衰老变得更加神志不清，我不以为然。那时我站在大学宿舍的阳台上，四周都是年轻的生命，鲜活的肉体，心脏是有力的心是红的，可以成群地在深夜尘嚣里狂欢，就算宿醉也不会松弛了脸皮。这里离衰老和死亡很远。

所以当看到隔壁庭院里痴痴的阿婆，被用细密的网罩圈禁在一方水泥地上，一个人住一层空楼，和杂物作伴，满院尿臊味——我终于止不住惶恐，像是突然看见时间慢下来，没有年轻有力的声音呼朋引伴，没有青春无畏的面孔磨蹭心神，只有一个苍老了的小孩被养起来，在自己的世界里百无聊赖，却又不知道该怎么遮掩对于陌生的戒备。于是她每天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房子里走走停停，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排泄，然后等待时间慢慢走，可悲地慢，更可悲的是当时间慢慢流逝，终点是死亡。

从寒假回家第一天起便听到她莫名的哭声，那是尖锐细薄的声音穿过过道直接发出来的哭声，时断时续，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并没有歌词和曲调，只是同一个“呜”字直冲声线最高音，累了就休息再继续哭泣，这绝不像是怪声怪语用以蛊惑人心的哭声，却毫无掩饰地带着凄凉。最初我对这样怪异的动静好奇不已，但每次我打开门过去，总是看到她也同样好奇并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啜泣声戛然而止。这是她第无数次重新“见到”我，和每次我出门丢垃圾一样目光惊奇地追随我，不自主停下慢慢踱的脚步。我想我又一次惊扰了她的固有世界。后来母亲说，她现在的记忆只是停留在孩子的儿时，经常不认面前已为人母的女儿，却不间断叨着尚未成年的她们。而她最近不断地悲泣，却谁也不知道是为谁哭泣。很快便到了过年，喜庆的气氛迅速地洗劫了一切

高架桥上的风景

空空蒙蒙的山头，一派祥和、宁静致远，倚窗念情，今日共春风，明日千秋下，感恩和平的时代，珍惜拥有。所经两山之间多有小溪，有的被中途阻坝，有的平流不惊，任性流泻，像是告诉我，“我要溜进广袤无垠中也闯过深山幽谷，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最终你看到了我”。我也可能会走许多弯路，过于一帆风顺，时间就不值钱了。人生平衡于山水之间，水给人惊喜，山给人安慰，水让我们感知世事无常，变化莫测，山让我们体悟回归原始祖先的悠悠呼吸。

天空浅蓝，厚厚的棉花云躺在蓝天怀里，琴瑟和鸣，一片静好。车速不快忍不住伸伸出手，感觉痒痒的，哗哗的，风温柔浅吟，高架桥上的风景说不尽秀丽，也沾上几分水雾，经常被遮挡，经年守护来往过客，不声不语，不怨不恼，像未出土的毛竹，隐晦安然在土里蛰伏数年。

高架桥上有树有草也有花，齐聚一堂讨论往来人

的姿态，有的货车司机姿态慵懒，一只脚高抬方向盘下的护罩，有的客运司机谈笑风生，烟雾缭绕，有的私家车司机时常回头看自家宝贝在干嘛，刚念情，又怎可如此错认自信，把生命放在悬崖边上。

高架桥边上有许多人家，没有炊烟袅袅，也没有鸡鸣狗吠，有的是红砖瓦绿窗，豆腐块样式的，尖塔形的，圆灯笼模样的，静处桥下，日夜做高架桥上车子低吼的最忠实的听众，样子极其乖巧怜惜，除却巫山屋瓦，还有稀疏的电线缆绳，以最稳固三角形姿势直立泥土之中，想着团结，将你的我的连一连，世界因而明亮。

朝露暮霭，帘影沉沉，长久的坐立，容易导致疲乏，眼皮怏怏着，听着车声，慢慢心绪开始飘渺，梦中的高架桥虚幻断裂，远不如真实，于是，我睁开眼睛，继续看着高架桥上的风景……

(会计学院13级财务管理 林小敏)

殇忘年念已陌

听，风掠过
一种声音水一样蔓延
这一刻，要将目光停留在哪一个季节？
又会在哪一个片段心甘情愿沉沦？

旧时的阳光下
苦楝花开着当年的情愫
高高陌上
隔着相忘的江湖
滋生出满心的花殇

风过流年
谁还记得彼此最初的模样
繁华落尽
一曲离殇穿越心岸
谁的忧伤缠绕指间
谁的眸中掏满一场花开花谢的寂然
谁还能想起此刻的天涯

殇年已陌
何须再见
忘念

(教务处 韩晓丹)

本报记者 王晨捷 摄

不叙深情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听着张国荣的这首歌像是把时间拉回到许多年前，正如不言盛景一样，太多美好的感情我们无法表达。也许有的无法地舞动，这种美是刀尖上的舞蹈，轻盈，梦幻，甚至是支离的，破碎的。她见过了一般人未曾领略的沙漠的温柔和日月的关怀。她对那里盛景的迷恋是天然的、无畏的，但再轻盈也逃脱不了被割伤的命运，最大的幸福往往在衍生出最深的绝望，她失去了荷西，失去了撒哈拉之后，神秘妖娆的盛景在她心里留下的疤痕是显而易见的，伤痕像是一场大火，把她的火烧得难以复活。她再也不会回去也不敢再提，拥有太美的事物代价往往是不可估量的，就像太漂亮的蘑菇大多有毒，绝美的风景只是因为它不可接近。多少人在征服珠穆朗玛的冰道上丧命，他们毕生追求的要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追求的，和领略的绝非盛景，而是我们身边悉心温暖的景，即使它们不浩瀚，不雄大，不震撼，不澎湃，但它们给我们的却是细水长流式的感动和美。让我们不言盛景，但畅谈微笑。

不叙深情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听着张国荣的这首歌像是把时间拉回到许多年前，正如不言盛景一样，太多美好的感情我们无法表达。也许有的无法

木瓜诗成熟

肃穆，除了早已经不记得过该是什么样子的她。正月初一那天我起床得晚，一起来就听到父母窸窣率在合计着什么，仔细听才知道原来邻居两个儿子全家都出门拜年了，却忘了给阿婆留午饭。听着她春节这天尤其哭得伤悲，父母想着从年夜饭里匀一些食物出来，加上些备下的年货送过去给她当午饭。我自然是赞同，本来也想跟母亲一道过去，但看到她家外脏兮兮的网罩和远远便闻到的屎臊和腐臭味，还是退却了。而母亲爱干净，本来想用碗盘盛了送过去，最后也是用食品塑料袋打包了带过去。看起来是充满怜悯和惭愧之心的所为，但是谁都知道，其实自己一面面满意，同时另一面仍无法割弃嫌弃。

年节的时候客人多，自然在院子里的时间就多，熟悉的乡亲们，有时候会和她聊两句，她总是似是而非地答上几句。多年在这里生活毕竟还是给她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家里的环境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对于乡音的时候她还是会抛出很熟的样子回答几句，哪怕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但并没有人在意她这里会得到什么回答。

没人和她对话的时候她还是会一个人“呜呜呜”地哭泣，并且会朝空中张望，然后迅速地转过脸继续哭泣。父亲也是个好奇的人，有一日终于在比她清醒的时候问她为什么总是看空中。她一脸神秘地指向一个角落，像是小孩子分享发现宝藏的秘密一样，得意、隐秘又带着占有欲的神色一下子让她的脸色变得鲜活。上一次看到她相似的表情，是在不久前有几个

小孩来院子里玩要，她在自家的庭院里招呼小孩子过去，拿出院子里晒的鸭毛要送小孩子吃时，她也是像现在一样的神秘表情，还把鸭毛放进嘴里用力吸食以证实鸭毛确实可以吃，最后换来了孩子们嘲笑着一哄而散。而这次她指着一棵墙角的木瓜树，上面结着几个还没完全成熟的木瓜。父亲在那一刻突然想起，之前就见她捧着一个熟透了而掉落的木瓜吃得香甜，现在恐怕是忍着木瓜的味道等着它掉下来。

说来也是，是烂掉的木瓜也比用力吸食才能吃出一些滚烫的鸭肉味道的鸭毛要好得多。

后来家里闲聊的时候母亲说：“看她身体还很硬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老去(家乡话里老去即死去的意思)，这家的年轻人也是不好。”我木讷地听着，却不敢回应她这样苍凉的腔调，年轻人将无法再造价值的老人视为累赘，竟只有诀别才是解脱。阿婆是这家年轻人的母亲和祖母，哺育了一家人命，而正是母亲哺育出来的“年轻人”，实不知如何宽慰她在谈论命运的强大无情时隐约的感同身受。

那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木瓜，高高地挂在枝干上等待成熟等待有人来采摘，如果不是父母也像阿婆一样渴望着我归来，那時候的我不是会愿意不顾一切“咚”地摔下来呢？我不确定。

不久之后我便离开家回到了学校，这里依旧充满生机和活力。而我始终没有看到木瓜熟透了掉了下来，也再不敢去看一个痴人的渴望。

(公共事务学院2012级刘世昌)